

儿子是保安

□万州

老郭是我交往了20多年的老友。老郭的妻子给我打来电话说,有天她陪老郭游山,老郭抱住一棵槐树哭了起来。老郭的妻子说,你劝劝老郭吧,他这样下去,是要命的啊。她说,老郭天天夜里失眠,造成内分泌失调,脸上起了皱纹,她去老中医那里给老郭抓了中药熬来喝,老郭喝得嘴里有了一层厚厚的舌苔,还说舌苔也是苦的。

那天,老郭的妻子在电话里哭了。她说,老郭还是家里的顶梁柱,他要是垮了,这个家靠谁支撑啊。

老郭忠厚老实,我那年买房子差钱,兜兜转转中找人借钱,却四处碰壁遭到各种理由推拒。只有老郭,有天黄昏来我那墙壁渗水的老房子,把抱的报纸包哗啦一声打开说,这是10万元,你拿去,啥时候有了钱再还就是。

我约了老郭到一家馆子里见见。老郭一连喝了两杯,喝着喝着,他的泪就从眼眶里滚落下来。

老郭终于对我敞开心扉。老郭垂下头说,我儿子是个保安,我这脸往哪儿搁啊。

那年,老郭的儿子网游成瘾,常逃学。我陪着老郭去城里一家一家网吧找他儿子。一个深夜,我们找到他趴在游戏机前睡着的儿子,老郭一把抱住儿子,几乎是半跪下了:“儿子啊,跟爸爸回家吧!”老郭的儿子突然冲门外,消失在夜色中。我和老郭在大街上跌跌撞撞继续找他儿子。

老郭的儿子在高三上学期就辍学了,他告诉老郭这学实在是上不下去了,他在课堂上如听“天书”,完全和学校的课程脱轨了。

老郭无奈之中,只有答应了儿子。老郭的忧郁,从那时就开始了。

老郭的妻子倒是豁达,她说,这人来世上一遭,老天总要赏人一碗饭吃。

儿子跟人到外地去打过工,一事无成回来了;老郭给儿子20万元搞投资,据说又被骗光了。

老郭在城里做一点水果批发兼零售生意,一年的收成也只是勉强支撑起一个家。老郭夜里睡不着,起来把存折一张一张摊开在床,反反复复算来算去。老郭对妻

子说,我们总要给儿子多攒一点钱啊,他文化低,又没啥求生技能,不然他一辈子咋过下去呐。

4年前,儿子做了一家单位看大门的保安。老郭有天去那家单位送水果,穿着保安服的儿子上前帮父亲搬水果,老郭惊慌地四处望了望,闷声呵斥儿子:“走开,走开!”老郭害怕人家知道他的儿子是个保安。儿子知趣地一下闪开,躲进了大门旁的值班门房里。

一向温厚的老郭,开始无端地情绪失控。有天家里炖了肉,老郭闷头吃着吃着,突然把碗砸在地上,碎片散落一地。碎片也在儿子心里落满了,他常凌晨才回家,妈妈问他:“去哪儿了?”儿子低声说,我就在楼下小区花园里走来走去,我怕回家,怕看见爸爸的脸色。

父子俩之间的目光,很少直遇。灰色情绪,墨汁一样把老郭父子俩的身心都浸透了。

老郭对我说这些时,又流泪了。老郭说,他对不起儿子,儿子还是他心头的肉,只是揪心他以后怎么办。老郭还说,他已经屏蔽了几个常在微信朋友圈里“晒”优秀儿女的人,他看到这些心理上会受刺激,产生陷入黑洞的自卑情绪。

我对老郭说,哥啊,你这样,苦了自己、苦了你儿子、苦了你一个家。

老郭说,我明白这些,但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。

我又跟他说起老秦的儿子,收入高、能力强,在我们一群老友的儿女圈里算不错的。去年秋天,老秦的儿子检查出肺癌,已经是晚期。春雨如蚕丝绵绵的日子,老秦送别了儿子。我们一同去看望老秦。那天,老秦哭着说,只要我的儿子还在世上,哪怕他要饭,只要健康、只要活着就好。当时我们都哭了。

这回旧事重提,老郭又哭了,哭得趴在桌上。

秋凉了,老郭的儿子就要结婚了,儿媳是一家商场的营业员。老郭说,他心里的石头落地了,自己不自卑了,儿子也不自卑了。

老郭告诉我,有天跟儿子谈心说,你好好当保安,求上进就好。儿子点头,父子俩相对傻笑。



弱势凶猛

□阿简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读初中。每天下午放学时,校门口都有一个老爷子蹲在那里卖瓜子。一个锈迹斑斑的饼干桶,里面装着自家炒的葵花籽,用一个有机玻璃的小酒盅做量杯,一毛钱三杯。这个生意要是别人做,其实也没啥,但那老爷子是个盲人。不过他始终有一个神奇的本事,就是虽然看不见,但是却可以把半杯瓜子量得十分精准,不会多也不会少。

那时候大家都穷,有零花钱的孩子并不多。所以他的生意说起来,其实也算不上多好。

有一天不知为什么,围在他饼干桶前面的人忽然多起来,我凑过去一看,原来是几个半大小子,蹲在他脚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脸上狡黠而猥亵地笑。

终于有人掏钱买了,他递过去一张纸币,说要买1毛钱的,但其实,那是一张一分钱的黄色纸币。

我忽然觉得很愤怒:好几个大小伙子,合伙儿欺负一个瞎眼老人,又不是不吃会死的东西,太缺德了。

那个拿钱的人大概看到了我的神色不对,急忙冲我摆手,示意我不要多事。

我刚一迟疑,就见老爷子摸起地上的手杖,“咣”地一下朝那小子打过去。嘴里大声地叫骂着,诸如年轻轻的

祸害我瞎眼老人不得好死之类的话,总之骂得挺狠。

那几个男生也不恼,仿佛还有一点得意似的,一个个捂着嘴偷笑。过了一会儿又换了另一个人给钱,要买一毛钱的。他这回拿的是贰分(记得是绿色的)。

老爷子把纸币捏在手上捻了捻,然后一言不发,抄起棍子又打向第二个。一边打一边骂,因为比刚才更愤怒,所以骂得也比刚才那一轮更狠。

男生们见诡计不能得逞,坏笑着一哄而散了。我看这老爷子酱紫色的脸上抽动的花白胡子,有点害怕,心里倒是服他的神功:明明眼睛看不见,却能一下子就知道有人在骗他,而且气势如虹,不好惹。

那以后过了好几年,我才知道他之所以有那种“神力”,完全是因为纸币上有盲文。

那个旧饼干桶里一毛钱三杯的瓜子;那些个冬日暖阳里的下午;那个把手揣进青布棉袄的袖口里,冷漠而警觉地倾听着过往行人的卖瓜子老爷子……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存留着。

那个老爷子的面相,是凶悍而骇人的。对于这一点,经事越多我就越理解:一个衰老的残疾人,要独自跟一众健全人抢生计,不凶猛强悍点,何以生存呢?

让座

□雨佳

最近又开了回眼。我坐公交车,某站上来一个老大爷和一个戴墨镜的少妇。我赶忙给老大爷让座,他对我一笑,转身对少妇做了个“坐”的手势。少妇笑盈盈地对我说了声谢谢,就摆出落座的架势。我发现不对劲,忙一屁股又占住座位:“对不起,我是给老人让座。”少妇理直气壮:“那是我老公,他愿意给我坐。”

周围的人全伸着头朝这边看,我的牛脾气给激上来了:“对不起,如果你的年龄在六十岁以上,我就让给你……”